

# 停筆嗟嘆

(本文插圖刊第6頁)

## ——以君子始，以小人終的「鄧小平變法」

●唐 德 剛 (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兼亞洲學系主任)

### 為中華民族史浩嘆

一九八九年六月在我們祖國大陸上所發生的事變，其經過之可悲、政府處置之笨拙、軍警鎮壓之兇殘、中共事後遮羞之醜陋、對後世影響之深遠，在中國歷史上真是「史無前例」；在世界歷史上亦很難找到。

一言以蔽之，這整個事件的爆發，可說是「鄧小平變法」，走火入魔的結果——引他們中共老祖宗陳獨秀教授一句名言，就叫做「以君子始，以小人終」。鄧小平變法之初，在「小平您好」的敬愛心情之下，真是全中國、全世界一片喝彩聲。筆者不學，所見有限，私下也肯定鄧小平將來在歷史上的地位。為往聖繼絕學、為萬世開太平，鄧小平有此機運，也有其眼光與魄力。

誰知年未經旬，如今「該死不死」，鄧小平竟變成全中國、全世界一致詛咒的暴君和屠夫。真是「若是當年身便死，此身真偽有誰知？」，我們搞歷史的，再也沒有想到，十年前的鄧小平，在十年後竟搞出這個下場！擲筆嗟嘆，夫復何

言。

鄧小平這場北京大屠殺，據他自己政府的公佈，手執機關槍的解放軍死傷五千人；手無寸鐵的學生和老百姓，死傷兩千人！就算我們相信你們的鬼扯數字吧，這七千人中該產生多少終身殘廢的「鄧小平的兒子」？多少槍下冤魂的「李鵬的老子」？

小平，你面對幾千百個，終身坐輪椅之人，你向你兒子，如何交代？——叫他們做模樣的「會員」？

死一兩萬（亦說二十萬）學生，換二十年安定，換得了嗎？這種話希特勒、史大林、毛澤東所不敢言而鄧小平言之，我們能肯定鄧小平是個政治家嗎？十億人民能承認他是「家長」嗎？

李鵬，你的「戒嚴」，你的「鎮壓」，造出這許多冤魂、烈士。你製造了千萬個寡婦孤兒，你活着時就不想想五十年前的孤兒「小李鵬」的遭遇？和「小李鵬」可憐的青年寡婦的媽媽？你將來死入地獄，何以面對看守地獄的李烈士，你老子的冤魂？

總之這場血債，今後二十年內是洗刷不清的而八十四歲的鄧小平還能再活二十年嗎？以一個有「近代中國第一位政治家」機運的鄧小平，終於死在「國人皆曰可殺」的一遍詛咒聲中，也太可惜了吧！老人政治的昏聩胡塗，多麼可怕。

我為鄧某可惜。  
我為中國命運一哭！  
我為中華民族史浩嘆！

### 竟然睜着眼說瞎話

在上節拙文裏，我沒有提更殘暴的楊尙昆，因為楊尙昆在歷史書裏的地位，只是京戲舞台上的一個「三花臉」，就一筆帶過吧。

中共執政三十年，被老毛鬥爭清算搞得一窮二白。在十億饑鬼中，却養出幾十萬有生殺大權的大餓鬼、大色鬼。天可憐見，毛澤東這位大瘟神死了。鄧小平看出老毛那一套搞不下去了。算是老鄧有魄力，乃搞出個大胆的「開放政策」來。老鄧應該知道，當年給毛公關在鐵籠子內的原是一大羣「臥虎」；如今一旦把籠子「開放」



，這一下「虎入羊羣」，就天翻地覆了。「毛澤東幹部，兩袖清風；華國鋒幹部，無影無踪；鄧小平幹部，百萬富翁！」其然哉？豈不然哉！

「幹部」者，老虎也。苛政猛於虎，況餓虎乎？

鄧小平犯了錯誤。他把「餓虎」沒有作適當的管制，便把牠們放入羊羣了。父老兄弟，吞聲之餘，不怕死的青年學生和工人就造反了。鄧某氣魄大，用機槍、坦克，殺人不眨眼了。

鄧小平殺他數千人不吭氣，真不愧為「偉大、光榮、正確」的共產黨員！

最令我發笑的是天安門內那些牌子，把三百年前打入天安門的暴動農民，說成「李闖王的起義軍」。而現在却把幾個靜坐在天安門外，要求對話的和平學生，說成「暴亂份子」，加以槍殺！

不顧世界輿論、不問歷史家如何下筆，中南海高官們，竟然有這公然睜着眼睛說瞎話的厚臉皮。真是醜陋不堪！

### 犯不着，也無此必要

中共政權這次與全民為敵，殺人如麻，最令親痛仇快、史家扼腕的，是「犯不着」三字，或「無此必要」四個字。

這次事件，原可叱咤不驚、皆大歡喜，和平解決的。造成這血流成河，轟動世界的慘事，完全是三數位——尤其是李鵬——魯莽滅裂，愚蠢笨拙的結果。

學生們要求些什麼呢？他們要反貪污、反特

權；要民主、要自由。為此四項，政府不理他們，他們才絕食要求和政府當軸「對話」。他們底要求并不高嘛！有什麼了不起呢？何況他們背後既無「托派」，又無「國特」，更無「美帝間諜」，有什麼可怕的呢？

翻翻歷史、想想當年。三十年代、四十年代的學潮，哪一次沒有中共「白區地下人員」或「民主同盟」從背後策劃鼓勵呢？國民黨的特務頭子戴笠明知其如此，還是不敢開槍。如今學生運動全屬自發，更沒有青年要打倒政府，要打倒共產黨，李鵬，你為什麼一定要開槍？你說！

想想三四十年代學運中的「王丹」和「吾爾開希」們，現在很多不都是人民政府之內部長級、大使級的高官了嗎？——包括韓敘大使——我倒希望你們高官大使之中，為着保持青年期的正義感、愛國心，摔掉今日的烏紗帽，為目前的王丹和吾爾開希等青年愛國者，主持點公道。

韓敘大使，Your Excellency，當年的學運領袖，不要再昧着良心，睜眼說瞎話，好不好？「反貪污」「反特權」本是政府要做的事嘛。現在孩子們助威吶喊，不是更可增加政府對付惡勢力的聲勢嗎，有何不好呢？「要民主」「要自由」，你們諸公不懂，孩子們也不太懂嘛，為什麼就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，電視像機之前，「公開對話」呢？這些可愛的，中華民族最優秀的青年，唧唧喳喳的小麻雀、小把戲，既無無聲手槍，更無機槍坦克，為什麼就不能和他們嘻嘻哈哈聊聊呢？

「宰相肚內能撐船」嘛。李鵬如稍具宰輔之

材（像你義父周恩來總理那樣），對上面那些好殺成性的昏瞶殘暴的老頭子應細加勸慰，防止流血；對下面善良的孩子們，應買些糖果、可樂，在天安門廣場和他「匹克匿克」一番，有什麼了不起呢？——我相信周恩來如仍健在人世，他會帶他老婆一道去的。自家的孩子嘛！「羽扇綸巾談笑裏」，為什麼一定要搞個「檣櫓灰飛烟滅」呢？

孩子們如真不聽話——事實上這批青年大學生，搞學運是極有分寸的；他們底度量 and 學養，還不是中南海內那幾位昏庸的老八路，所能望其項背呢！——等而下之，孩子真是無理，那就多派幾位醫師在一旁協助，讓他們餓兩天，餓瘦了，北京市民也沒動了，他們媽媽會找他們回去的。

真不得已出下策，非動武不可了，那就學學蔣介石、戴笠，動用點水龍、電棒，把他們驅散。

有五千年文化、十億人民的泱泱大國，怎能調動三十萬大軍，在自己首都的中心廣場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全世界四十萬萬人民電視之前，血腥屠殺自己的青年子弟？

我們在電視機前痛哭流涕之時，我們真不知道我們祖國的鄧小平、李鵬、楊尚昆……幾位「極少數」「一小撮」的當權派，是「人」還是「野獸」？

犯不着嘛！也無此必要嘛！

### 學生砸小瓶的原因



現在人已殺過了。「動亂」也鎮壓了。香港人也嚇壞了。台灣同胞也不敢附和統一了。海外華僑的向心力也全部發揮了。痛定思痛，北京政府、中國共產黨、鄧小平、李鵬……又收穫些什麼呢？

最大的收穫，對李鵬來說，是在國人皆曰滾蛋聲中，保持了「相位」。另一收穫便是鄧上皇出了口鳥氣。

秦始皇有一次發脾氣了，怒謂我家大使唐雎曰：「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？」唐大使說，未聽過。秦王曰：「天子之怒，伏屍百萬，流血千里，」如何如何。

這次鄧上皇也發了個大牌氣，弄得「伏屍千百，血洗北京。」

但是用機槍坦克對付青年學生，算個什麼呢？鄧大人，雖勝不武嘛。以此而誇諸上將，實是對「人民解放軍」的最大諷刺啊！

鄧大人付了這麼大的代價，出的是一口什麼樣的鳥氣呢？

鄧大人氣的是「用人不當」——他所一手提拔的胡耀邦、趙紫陽，都不聽他話。鄧公吹斷鬚子之後，就要來個「北京大屠殺」了。

讀者賢達，和全國同胞知道嗎？我們現代化之所以遲遲不能實現，癥結便在這裏了——我國當政者自秦始皇開始到毛澤東、鄧小平，都是金口御言的，他們的話是「句句發金光」、「一句頂一萬句」的，他們的屬下，都只許說「是」，做Yes man。你不同意，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。你要「強辯」，那你就是「一小撮」、「極少

數」、「反革命」，那他就「槍斃」你了。

一個獨裁者說話，如果只許人說「是」，不許人說「否」。如此劣幣漸逐良幣，說是者驅逐說否者，則是者便逐漸變成「狗」了；說否的「人」就逐漸被排擠了，變成「反革命」了。

趙紫陽聽說已被打成「反革命」，可能要受腐刑、下蠶室了。趙氏原小平之佞臣也。兩月前，上皇還要玉璽相傳，何以不越月便失寵若此？無他，他在政府危難之時，上皇盛怒之下，說了些不中聽的「人話」而已。為說「人話」而「忤旨」，而「下廷尉」、「下蠶室」的例子，一部「資治通鑑」還數得完嗎？說「人話」就下蠶室，則剩下的就只是些「逢君之惡」的，說「狗話」之人了。所以近來「紐約時報」連日報導中國

高階層中的「權力鬥爭」，這都是毛子們的一知半解之言。中國高階層之下（如毛下、鄧下）的政治鬥爭，往往都是「人狗之爭」——原不是「狗」的人，在那裏折騰久了，也就逐漸變成狗了。在那種政治環境裏，可能有「能臣」——唯功名利祿是圖的蘇秦、張儀。狗窠裏是不能容忍有為有守之人的。王安石論孟嘗君說：「鷄鳴狗盜之出其門，此士之所以不至也。」不正是這話嗎？

所以鄧小平本人就不了解，他口口聲聲的「現代化」，事實上只是經濟上的「發財致富」；在政治上從他自己開始，則是個百分之百的「封建殘餘」。子曰：「不患不知人，患不已知也。」鄧公就想不通，為什麼政治體制不改革，經濟就上不去的道理——他不知道「鄧小平」并不只

是中南海中一位老人。

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中國從南到北，從東到西，從上到下，正不知有幾千百個「鄧小平」。在中南海中大權獨攬的鄧小平可能公忠體國，大公無私，但是那些千千萬萬的「鄧小瓶」，可就要利用特權搞「官倒」了——這也是我個人四個月間在南京，親眼看到青年學生砸爛無數個「小瓶」的道理。這些卑之無甚高論的道理，中南海中聽慣「狗話」的老朽昏庸的居民哪裏知道？他們嗜殺成性，以為再殺二十萬學生，便可天下大治！悲夫小平！悲夫祖國！

## 「有權無知」「以小人終」

筆者寫了這許多，可說對他們老八路的批評已够厲害的了。但是我對鄧氏本人的人性，倒沒有太大的低估。

第一，他只是千千萬萬「小瓶」中的一個「大瓶」；這是極權政治中的制度問題。他不知道這個制度與現代化是背道而馳的。因此「鄧小平變法」與「王安石變法」，有其異曲同工之處，却等而下之。王安石還有胆量說：「天命不足信，人言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。」這三條王氏族語言，鄧氏只做到最要考慮的第二條。在全世界都在辱罵詛咒聲中，鄧氏還要悍然殺人，就誤把「人言不足畏」的教條僵化了。而法「毛澤東思想」之祖，就更不值一提了。因此他無法突破中共政權，迺至所有極權政治官僚大機器的框框。這種框框之突破是要經過長期社會經濟演變。我們為



擺脫傳統宗法社會和農業經濟已奮鬥了一百多年，現在還在作慢性的演變。鄧小平和王安石一樣，是無法搞制度大躍進的。還是讓青年學生，配合時代科技慢慢來推動吧。在天安門廣場躺下的烈士們，你們的血沒有白流。

第二，鄧氏的知識和訓練也有他的限度。搞傳統政治不需要太多學問。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。根據老世事老人情（文化傳統）便可馬虎應付。因此識字無多的村婦，根據傳統習慣來做皇太后，垂簾聽政，也可搞得有板有眼。

可是搞「現代化」就不同了。現代化有其洋傳統，沒有現代知識，就要碰壁了。可是革命了一輩子而終於當國政的人，都是個性最強的，自以為是；強不知以為知。筆者在另篇拙作裏批評毛澤東、李宗仁等說：「身在其位，而識見不足謀其政」，就註定他們失敗的下場了。現在看來，鄧公小平的歷史功業也要概括在同一範疇之內了。

千家駒教授認為「無知而有權」（見千著八七十年的經驗）是人民共和國內的政治病根。鄧小平殺人而自以為是，也只是「無知而有權」的另一個例子罷了。鐵鏡公主說得好，「不知者、不作罪，你要把海量放寬。」

鄧公有權而無智，我們寫歷史的人對他又如何下筆呢？

如今民主鬥士，死者死了。生者亦無法活下去——在極權政治之下，畫地可以為牢，他們抓人殺人，積四十年之經驗，「反革命份子」是躲

不了的。「學聯」「工聯」的「頭頭」，必被全部誅鋤而後已。

但是「反革命份子」殺得完嗎？共產黨殺反革命殺了四十年，最後天安門廣場之上，一天便出現了一百萬。時代不同了，「新階段」的反革命份子，不是別人，正是「極少數」、「一小撮」，聚居於中南海皇宮之內的老頭子。所幸的是不管人民醫藥如何進步，他們也活不到十年二十年了。

北京有位老教授告訴我：「秦始皇不死，陳勝、吳廣是起不來的。」

事實上，老毛如不死，這次天安門絕食，也是搞不起來的。更可逆料的是，再過十年，鄧公「龍馭上賓」之後，民主法治自會循序而來，天安門絕食，也就無此必要了。

有蔣中正父子之典例在，讀者不信，就等着瞧吧！

筆者是治比較史學的。熟讀中西典籍之餘，我曾盼望鄧公小平可以做「中國的華盛頓」，為苦難的中華民族開今後二百年之太平，因為翻遍中國近代史中的當國領袖們，只有鄧小平有此機遇。

才不才人也，遇不遇時也。鄧子有其「時」而無其「才」。再加誤聽蘇張之徒，和鷄鳴狗盜之士的讒言，始有如此「以小人終」的下場，夫復何言？

## 根本問題——黨專政

鄧小平和華盛頓有何相同之處呢？讀者如不

憚煩，且聽老朽補綴數語。

整整兩百年前，華盛頓當國之初，美國政府也是一黨專政，貪污腐化，一場劫盜也。為快刀斬亂麻，為換取二十年和平安定，華公麾下從龍之士，曾有黃袍加身、「勸進」之謀；希望華公作洪憲皇帝，登基為「美王喬治一世」。而華公畢竟是有歷史眼光的世界級政治家。他知道時代變了，美國革命已進入「新階段」。他要以「舊階段」的革命領袖，再來領導這個新階段。他知道稱王稱帝是做不得的，對勸進之臣的美意，堅絕以老病婉謝——其實華盛頓那時不過五十許人，樸芳兄之儕輩也。

至於幹個「三權分立」的總統，華公就勉為其難了。可是做個「一黨專政」的總統，黨外雖無黨，黨內却有派。華盛頓當政不幾年，他底大陸黨內就發生了趙紫陽、李鵬之爭——國務卿柴弗遜和財政部長漢密頓，為着國家經濟政策的方向問題，發生了你死我活的爭執。華公身居二人之上，私衷袒漢而抑柴。柴弗遜乃憤而辭職，另組反對派，堅持自己政見，并監督政府內日益嚴重的貪污、腐化的行為。

華盛頓對柴弗遜這一「反骨仔」，竟以海量寬涵之，溫語撫慰之——至少沒有把這位早期的肱股打成反革命，逼他去向別國尋求政治庇護。自此華盛頓專政的一黨，就變成相互監督的「兩黨政治」以迄于今。

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。人類歷史上「民主政治」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：「貪污」、「腐化」、「特權」、「後門」、「紅包」……都不是大問



題。根本問題是沒有制衡的「一黨專政」。沒有制衡，而有機槍坦克、數百萬大軍、四千萬黨員，那末「貪污」、「腐化」、「收紅包」、「玩女人」……好官我自爲之，那問題就嚴重了。

我們要告訴小平：我公有數百萬軍隊，四千七百萬黨員，天是塌不下來了。但是他們也保護了「官倒爺」，和上上下下的大瓶、小瓶。官倒爺去不了，一黨專政之內的有效辦法，便是「七八年便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」，讓「紅衛兵小將」去「打倒牛鬼蛇神」了；「打倒劉鄧司司令部」了；「打倒針插不進、水滲不透的北京市委」了。這樣一來鄧小平不就變成鄧澤西了；趙紫陽的兒子，不就變成趙撲芳了。李鵬的夫人，不也就變成李葉羣了。

總之，鄧公小平有權而無智——他不懂經濟發展、市場經濟等等，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關係所在。其爲人也又剛愎自用；又被「狗頭軍師張」和蘇秦、張儀、季辛吉……一類的縱橫家所誤導，乃有此結果。令人浩嘆。

回看華公盛頓當年史跡，吾人便知「無貪污腐化，就不會有兩黨制衡；微兩黨制衡，就阻止不了貪污腐化」。

告訴鄧大人，「三權分立」者，非「三個政府」也。「三權分立」者，「制衡」而已耳。斯大人所不知，始有「小人終」之後果也。

###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

馬克斯主義非不可信也。信馬克斯主義也要有相當學識。

馬氏之論，以「資本主義」爲「共產主義」之父。父死而子繼也。然馬公仙遊後的近百年史實，却證明馬公把父子倒置。——非資本主義崩潰而生共產主義；史實證明爲共產主義崩潰而生市場經濟之資本主義也。大陸上諸多史家誤聽馬氏之言，竟以「辛亥革命」爲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」。

憶去冬海外哲人、史家曾有「夏威夷民主哲學會議」之盛舉。台海兩岸名流如嚴家其、龐樸、魏謩、熊玠諸子均與焉。筆者敬陪末座，曾力辯「辛亥革命爲資產階級革命」說之非。蓋「辛亥年間」（一九一二左右），中國並無「資產階級」，何來「民主革命」？

然衡諸近三十年來「中國資產階級」在台灣、新加坡、香港之迅速崛起；大陸於鄧小平變法開放之後之竭力猛追，吾知一個真正的「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」會近在目前，我執簡史家將可及身而見之。然此一革命之方式爲何？吾不敢謬論之也。

拙作以英語執筆曰，此一山雨欲來之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」將如三百年前（一六八九）發生于英倫而未嘗流血之「光榮革命」乎？抑爲兩百年前（一七八九），暴動於巴黎街頭之「法國大革命」乎？抑爲同時期美洲資產階級擺脫英倫專制之「美國革命」乎？抑爲一百年前（戊戌，一八九八）之「戊戌變法」乎，史家諱言將來，吾不敢妄論也。

孰知墨藩未乾，此一「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」，竟以「法國大革命」形式而流血於「天

安門廣場」之上！

此一革命正在開端，其歷史性質，豈中南海內封建反動、八十高齡的老貴族、老八路所能掌握耶？又豈是工程師李鵬所能體會耶？

小把戲吾爾爾希都知道他們「質素太差」，況翻爛中西典籍之老教書匠乎？停筆嗟嘆、良久不息。

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，「北美二十世紀中華史學會」年會閉會之翌日，草於紐約市立大學亞洲學系。

### 編輯部啓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，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等作品爲主，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，來稿以六千字爲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留影印底稿）。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「時代文摘」  
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